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丁山征西 第七十一回 劫法場御賜金錘 鞭張保深結冤仇

前言不表。單言次日薛剛同秦紅等結束停當，暗藏器械，都到狀橋，只見長安府監斬，薛應舉繩索綁捆，身上斬條插了，一聲鑼，一聲鼓，迎將來了。薛剛一看，拔出身邊短刀，大喊一聲，將知府一刀，眾人一齊動手，殺了劊子手，劫了法場，救了應舉。眾百姓紛紛逃命。薛剛叫聲：「眾兄弟，你們各自回去，不要連累。自古好漢做事，一身承當。」小英雄聽了，各自分散。薛剛單身同應舉夫妻一路，只說是哥嫂被張保陷害。聖上問起，要說明白的。商量已定，來到午門，請天子坐殿。上前奏說：「臣有堂兄嫂來投王府，不想被張保陷害，綁赴法場。今臣救了，奏聞聖上，除卻奸臣。」天子龍顏大怒。

問君左。君左回奏：「臣實不知。被人冒了姓名，也未可知。」天子也不究，罰俸一年，修金字牌坊，封薛剛為通城虎，賜金錘兩柄，朝中打奸臣，民間打土豪。

薛剛謝恩出朝，同應舉夫妻回家，見母樊梨花假言兄嫂。樊夫人以禮相待。薛剛對母親說：「孩兒不喜做官，登州總兵哥哥去做。孩兒在京扶持母親。」夫人大喜。次日設酒送行，應舉夫妻感恩不盡，拜別往登州上任而去。

薛剛有御賜金錘，朝中大臣那個不懼？日日同了小英雄五虎一太歲往教場比武玩耍。

薛剛用的鐵棍乃異人傳授，有三十六棍，天下英雄聞名，稱為黑三爺，猶如水墨金剛，煙燻太歲，好力氣。秦紅便金鋼。羅昌用梅花槍。尉遲景用水磨鐵鞭。王宗立用長槍，程月虎用抱月金斧。又有某人某人等，在教場中走馬射箭，不止一日。

那日正在玩耍，不想張保帶了家丁也來觀看，被巡捕官看見，報與薛剛。

薛剛聽了，叫拿上來。眾人竟將張保拿進教場。薛剛明曉得是張保，只做不認得說：「你是歹人，擅敢偷看。」吩咐左右拿下去捆打四十。張保大叫：「我是丞相之子張保。我父現在朝中為相，不要認錯了。」眾小英雄說：「張君左那有此子？分明是賊偷，打他二十。」不由分說，竟將張保打了二十大棍。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一跌一拐回去。眾人大笑而回。

張保見父說明此事，薛剛如此長短。君左大怒，父子進後宰門，哭奏天子。天子說：「該打，你父子生事教場，先帝封典二十四家國公。你是文官，不教爾子攻書，如何去射箭，此事朕也不究。」君左父子忿恨回家。父子商議，薛剛朝廷寵用，另尋別事算計他不表。

再言一日君左父子進朝，宮中武後看見張保生得美貌，奏知聖上，將張保承繼為子。天子耽於酒色，聽武後言，將張保為了殿下，自此丑聲外聞，是不必說。

再講丁山到山西葬父母，安享三年，奉旨欽召進京。文武相送，離了山西，竟上長安，到自己府中，三夫人梨花、薛剛迎接安宴，是有一番言語，歡會一宵已過。次日早朝，有左相徐敬業、魏相等相見，各敘久闊寒溫。金鞭三響。駕坐早朝。丁山上前朝見。天子大悅：「久不見王兄，聯相念之甚。」

丁山謝恩，天子賜宴。次日又去拜望各公爺。至魯國公府，咬金請酒，說起薛剛之事，「闖禍劫法場，虧天子洪恩，也不深究。賢姪回府必須教訓一番。」

丁山領諾回府，埋怨夫人，喚薛剛要痛責。梨花是護短的，丁山又不好在夫人面上難為，吩咐將薛剛關進書房，不許外出生事。

再表高宗李治天子寵幸武後，朝中大臣進諫，天子不准，武後知帝昏懦，易於扇惑，且垂簾於政，言聽計從。遂肆意荒淫。與僧懷義、張保、張昌宗等污濁後宮，丑聲聞外，魏相、徐敬業覺見不雅，將張保等禁止於外，不許妄入宮禁，武後情思不得遂欲，陰使心腹奏帝，調徐敬業外任；魏相告老，朝廷大政盡歸武氏，中外稱為二聖，此話不表。

再言丁山見朝廷顛倒，思念母親柳氏，次日上本回家養親，天子准奏回府。各公爺都來辭別。吩咐家丁五百看守王府，同夫人梨花、薛剛出了長安，行至長亭，各官送行。魯國公程咬金說：「兩遼王，你回山西安享。想吾等，唐朝天下虧我們打成，世界不久要歸武氏，深為可惜。」丁山說：「老柱國，身為臣子盡忠而已，不必慮他，須要在朝立諫，自然太平，諒聖上明白。」

各公爺也有一番言語，我也不表。

丁山辭別，竟往山西。到王府一家完聚，拜見柳氏、樊氏二位母親，設家宴。次日拜客，忙忙然非只一日。再言柳氏太太思想女兒下淚，丁山上前，雙膝跪下說：「孩兒叨祖父母親福庇，做了一介藩王，不能報答。母親今日正當受享榮華，為何不悅？莫非孩兒不幸之罪？」太太說：「非為別事，你妹妹金蓮同你大舅竇一虎鎮守西涼白虎關，久無音信，意欲差人問候，但未有其人。」薛剛上前說：「孩兒前往問候姑夫、姑娘。」太太大喜說：「孩兒肯去，吾願足矣。」

丁山說：「母親，三孩兒不可去，他吃酒生事闖禍，其實不好的。」梨花說：「孩兒勇猛，路上雖有毛賊，諒他不在心上，萬無一失。」夫人竇仙童也想兄弟一虎，也來攬掇，丁山說：「要去，須要戒酒。」薛剛說：「這個問難，今日就戒起。」丁山說：「要立個誓來。」薛剛說：「從今後開了酒，殺吾全家。」丁山大怒說：「畜生，胡言亂語。」薛剛說：「不要慌，殺盡了，還有吾報仇。」丁山氣得目睜口呆。

梨花說：「相公不要聽他，他是呆子，顛倒說的。」陳金定也來相勸。

丁山見母親要他去，三位夫人又來說，只得允從。端正禮物，帶了家人數名。

次日薛剛拜別，離了山西，竟往西涼而去。一路上果然並不飲酒，又不生事，一日打從天雄山經過，只聽得一棒鑼聲，跳出數百嘍囉，攔住要討買路錢。薛剛大怒，打死頭目嘍囉，嘍囉報上山中說：「大王，不好了！方才小人們出去巡山。路逢數人，內中一人黑面的使棍，十分勇猛，將頭目打死，特來報知大大王大怒，帶馬得槍衝下山來，見了薛剛，大叫一聲，說：「不要逞強，俺來也。」薛剛見了大王，白面銀牙，相貌堂堂，來者不善，不如先下手，照頭就是一棍打來，大王說聲：「來得好！」把手中銀槍往棍上噶啣一聲響，架在旁邊，衝鋒過去，圈得馬轉來。薛剛又是一棍打來，大王又架在一旁，一連數棍，殺得大王渾身是汗，兩臂蘇麻，大叫一聲：「好棍！」

殺到後來，棍也輕了一半，被大王一連數槍，薛剛只是招架，沒有還棍之力。

拼命將棍招住槍說：「狗大王，認得你黑三爺麼？」大王道：「那個黑三爺？」

薛剛說：「我乃兩遼王薛丁山世子薛剛。」

大王聽了，就下馬說：「得罪，莫怪俺不曉得，三爺為何在此經過？乞道其詳。」薛剛也下了馬說道：「壯士下問，吾家父親差往西涼探親，在此經過，不想遇著壯士，三生有幸。」大王邀薛剛同到山中。薛剛問起姓名說：「吾乃姓伍名雄，祖父伍雲召，隋朝南陽侯，戰死在沙場，父親伍登已經去世。故弟在此落草。」薛剛說：「原來是南陽侯之子，久慕大名，恨相見之晚也。」吩咐家人：「先往西涼，我就來。」家人領命而去。伍雄拜薛剛為兄，留在山中。當日飲酒辦席，薛剛辭謝說：「我在家中家父面前立誓戒酒。」

伍雄說：「伯父恐兄道路之中生事，所以戒酒。今日在山中只有吾兄弟二人，飲酒何妨？」薛剛說：「兄弟只是要少吃些。」當夜飲酒。次日前後山玩耍，此話不表。

再言長安高宗天子，在長安宮中酒色大過，終日昏花，不理朝事。武後奏主：「聖上二目不明，明春上元佳節，大放花燈，主上看燈，二目就明亮了。」天子大喜，旨下：「明春大放花燈，與民同樂。」正月十三日上燈，十八日下燈，朝中大小衙門俱端正花燈，外省行台節度俱送名燈進京。不表。

再言薛剛在山中同伍雄情投意合，走馬射箭，比較武藝。正南上離數十里有一山，名曰雙雄山。山中有一大王，姓雄名霸，雄闊海之孫，在山落草，與伍雄相好往來的。有嘍囉報說：「伍大王那邊有什麼黑三爺在山比武，客人不敢過往。」雄霸聽了備馬，帶了嘍囉來到天雄山。伍雄聞知下山迎住，接進獨角殿，說起薛剛一事，雄霸大喜。三人結拜弟兄。薛剛見雄霸一表非俗，豹頭環眼，燕額虎鬚，聲如銅鍾，身長一丈，兩臂有千斤之力。想道：「不枉西涼走一道，若在家中，怎能會二位兄弟。心中大喜，當夜兄弟飲酒，吃得大醉，各去安歇。次日又在山中玩耍。雄霸接薛剛、伍雄到雙雄山飲酒。